陔餘叢考

陔餘叢考卷二

陽湖　趙翼　耘菘

古詩三千之非

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爲三百五篇孔穎達朱彝尊皆疑古詩本無三千今以國語左傳二書所引之詩校之國語引詩凡三十一條惟衛彪傒引武王飫歌（其詩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謂之飫歌名之曰支使後人監戒）及公子重耳賦河水二條是逸詩而河水一詩韋昭註又以爲河當作沔即沔彼流水取朝宗於海之義也然則國語所引逸詩僅一條而三十條皆刪存之詩是逸詩僅刪存詩三十之一也左傳引詩共二百十七條其間有邱明自引以證

其議論者猶曰邱明在孔子後或據删定之詩為本也然邱明所述仍有逸詩則非專守删後之本也至如列國公卿所引及宴享所賦則皆在孔子未删以前也乃今考左邱明自引及述孔子之言所引者共四十八條而逸詩不過三條成九年莒恃陋不設備楚人克其三都君子引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無不代匱 襄九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君子謂楚共王失刑引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襄三十年澶淵之會以宋災謀歸宋財既而皆不致君子引詩曰淑慎爾止毋載爾僞其餘列國公卿自引詩共一百一條而逸詩不過五條莊二十二年陳敬仲辭卿引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襄八年楚伐鄭鄭大夫或欲從楚或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 昭四年子產作邱賦國人謗之子產曰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 昭十二年楚子革引祈招之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昭二十六年晏子與齊景公論彗星不必禳引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又列國宴享歌詩贈答七十條而逸詩不過五條僖二十三年秦

穆納晉重耳公子賦河水襄二十六年晉以衛侯之罪告諸侯齊國子賦轡之柔矣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叔孫穆子食之使工誦茅鴟昭十年宋以桑林享晉侯注殷天子之樂名二十五年叔孫昭子聘宋宋公享之賦新宮是逸詩僅刪存詩二十之一也若使古詩有三千餘則所引逸詩宜多於刪存之詩十倍豈有古詩則十倍於刪存詩而所引逸詩反不及刪存詩二三十分之一以此而推知古詩三千之說不足憑也況史遷謂古詩自后稷以及殷周之盛幽厲之衰則其爲家絃戶誦久矣豈有反刪之而轉取株林車鄰之近事以充數耶又他書所引逸詩惟論語素以爲絢句曾子浩浩者水育育者魚四句莊子靑靑之麥生於陵陂四句禮記射義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八句緇衣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八句韓嬰詩有雨無極傷我稼穡

二句大戴禮驪駒在門僕夫具存四句汲冢周書馬之剛矣轡之柔矣二句其他所引皆現存之詩無所謂逸詩也戰國策甘茂引詩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黃歇引詩曰樹德莫如滋除惡莫如盡又引詩曰大武遠宅不涉史記作大武遠宅而不涉范雎引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呂覽愛士篇引詩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古樂篇有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遂之乃爲三象之詩權勳篇引詩曰惟則定國音初篇引詩曰燕燕往飛行論篇引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原亂篇引詩曰無日過亂門漢武詔引詩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凡此皆不見於三百篇中

則皆逸詩也按行百里句本古語見賈誼策樹德二句姚本作引書則泰誓也本實二句吳師道謂是古語則皆非詩也呂覽君君子二句全不似詩將欲毀之四句與國策所引周書將欲敗之數語相同則亦非詩也惟大武遠宅不涉及燕燕往飛數語或是逸詩耳又韓非子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可奈何其句法似詩然曰先聖之言則亦非逸詩也推此益可見刪外之詩甚少而史遷古詩三千餘篇之說愈不可信矣按詩本有小序五百一十一篇此或即古詩原本孔子即於此五百一十一篇內刪之為三百五篇耳尚書緯云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

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刪之爲尚書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說見孔穎達正義）史遷所謂古詩三千者蓋亦緯書所云尚書三千二百四十篇之類耳惟夷齊採薇及介之推五蛇爲輔之歌孔子訂詩皆不收錄此不可解或以採薇歌於本朝有忌諱而五蛇之事近於誕故概從刪削耶

詩序

詩序先儒相承謂子夏作毛萇衛敬仲又從而潤益之朱子說詩盡廢小序固未免臆說然後人駁之者如楊升庵毛西河朱竹垞王阮亭諸人亦徒多詞費但引季札觀樂及程伊川詩說數語則不辨自明矣季子觀周

樂爲之歌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全無一語及於淫亂則概以爲淫奔者過也程子云詩小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何由知此篇是甚意思若大序則是仲尼所作此二說者可以證明不待煩言矣又歐陽公作詩本義其序問篇云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爲證而朱子白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或舉以爲問朱子曰舊說亦不可廢然則考亭亦未嘗必以小序爲非也蓋朱子註詩亦只是另成一家言如歐陽公說春秋蘇氏

說易王氏經義字說之類宋人著述往往如此其意原非欲盡廢諸家之說而獨伸已見以為萬世之準也及後代尊朱子太過至頒之學宮專以取士士之守其說者遂若聖經賢傳之不可違而其中實有未安者博學之士遂羣起而伺間抵隙正以其書為家絃戶誦則一經批駁人人易知也使朱子詩註不入令甲取士亦只如歐陽說春秋蘇氏說易之類不過備諸家中之一說誰復從而詆諆乎即如歐氏春秋及蘇氏易其中不當處亦甚多而世顧未有從而攻擊者也

漢儒說詩

毛詩小序漢時雖已盛傳然未立學官故諸儒說詩各

出意見多有與小序異者關雎詩周公制禮已列爲鄉樂史記亦云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是皆以爲風化之正也而杜欽上王鳳書云佩玉晏鳴關雎嘆之李奇注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傷之明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後漢書皇后紀序云康王晚朝關雎作諷王充論衡亦云今問詩家曰關雎詩何時作也彼將曰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作此詩也是竟以關雎爲刺晚朝之作矣歐陽本義亦云關雎周衰之作芣苢詩韓嬰謂妻傷夫有惡疾也薛漢章句謂夫有惡疾故以芣苢起興芣苢雖有惡臭我猶采采不已以喻其守夫而不去也汝墳之詩薛漢謂王政如

火猶觸冒而往者以父母饑寒故爲仕也後漢書周磐傳磐居貧無以養母嘗誦詩至汝墳卒章慨然而嘆乃出應孝廉之舉是皆以父母孔邇作已之父母而非以喻文王矣甘棠之詩韓詩外傳謂召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召伯恐勞民乃廬於樹下其後在位者不恤百姓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追思召伯休息之樹而歌思之則又似黍離之感宜入變風矣元人王柏嘗退甘棠于王風見許謙二南相配圖其意蓋本此騶虞韓詩以爲掌鳥獸之官賈誼則曰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司獸者也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勗古本作畜鄭康成曰此衛定姜之詩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當思先君定公以孝

於寡人也相鼠章白虎通云妻得諫夫者夫婦榮辱共之也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則又以相鼠爲妻諫夫之詩矣三良之殉左傳及詩序皆云穆公以子車氏三子爲殉史記蒙毅傳亦云昔穆公殺三良而死故謚曰繆按史記秦武公葬以人從死者六十六人至獻公元年乃止則武公以下十八君皆以人臣殉葬然漢書匡衡傳云秦穆貴信而士多死應劭註云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則是出於三子之自殉而非穆公之亂命矣黍離之詩韓詩以爲伯封作伯封者尹伯奇之弟也曹植曰尹吉甫聽後妻之言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哀之作黍離之詩新序又以爲衛宣公

之子壽閔其兄而作則皆非傷周室矣行葦班叔皮北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王符曰行葦勿踐公劉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是漢儒皆以爲公劉之詩仲山甫徂齊漢書杜欽曰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則以徂齊爲受封於齊矣是時毛詩未立學官故各自立說言人人殊毋怪宋儒起而盡掃之并毛詩亦不用也

夏屋

詩夏屋渠渠學齋佔畢云夏屋古注大具也渠渠勤也言於我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不指屋宇也至揚子雲法言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乃始

以夏屋爲屋宇楊用修本其說又引禮周人房俎㑹嶺

籩豆大房註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横下有樹似

乎堂後有房故曰房俎以證夏屋之爲大俎又言若以

爲屋居則房俎亦可爲房室乎然楚詞涉江篇曾不知

夏之爲丘招魂篇各有㨿夏又大招篇夏屋廣大沙棠

秀只則屈原宋玉已皆以夏屋爲大屋而必以大俎釋

詩之夏屋毋亦泥古註而好奇之過矣况屈原宋玉旣

施之於詞賦則以夏屋爲大屋亦不自揚子雲始也

后稷已行郊禮

詩言上帝居歆而下文即繼之云后稷肇祀庶無罪悔

以迄於今明乎后稷以來即郊祀上帝也後儒泥於周

制謂后稷未王何得有郊祀按毛氏謂姜見天因郊而生后稷故國之於郊即命之事天故詩曰后稷肇祀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爵人郊祀也是以棫樸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鄭經有明文漢儒匡衡亦言文王已郊說見三國吳志註所引江表傳及志林

坼副

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凡婦人易於產者不過無災害耳而詩必以不副坼形容之何也蓋古婦人生子嘗有坼剖而生者史記楚世家陸終氏娶鬼方女嬇久孕不育啟左脅三人出焉啟右脅三人出焉干寶曰譙周作古史考疑此事以為誕妄遂廢而不論然前志所傳修已

背坼而生禹簡狄胷剖而生契近日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腋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以今況古知注記者不妄也則詩所謂不坼副者或正因修已簡狄等之背坼胷剖係同時之事故相提並論也歟

帝武元鳥

毛箋履帝武謂姜嫄從高辛往祭天也箋元鳥謂春分元鳥降時簡狄從高辛祈於郊禖也鄭康成則據史記姜嫄見巨人跡踐之而生稷簡狄吞乙卵而生契以註詩而後之說經者皆宗之蓋兩漢時毛註未立學官其立學官者皆本史記說也洪容齋力斥其荒幻謂不如

毛詐之明白然帝王之生亦自有不可常理論者漢書張騫傳烏孫王難兜靡爲大月氏攻殺子昆莫新生有人抱亡置草中狼來乳之又有烏銜肉翔其旁後仍爲烏孫王後漢書夜郎之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來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又晉書鮮卑檀石槐其母聞雷仰視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有娠生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異常後遂爲鮮卑大人王充論衡橐離國王侍婢有氣大如雞卵來降遂有娠既生投豕溷中豬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馬櫩中馬復以口氣噓之不死後遂王於夫餘北史高句麗之先夫餘王嘗得河

伯女閉於室內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娠生一卵大如五升後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至紇升骨城遂自王以高爲氏後魏之先詰汾嘗見輜軿自天而下有美女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請還期年復來以所生男授詰汾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爲帝王即始祖神元皇帝力微也故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元史蒙古之先孛端乂兒之母方寡居夜有光明照其腹遂有娠生孛端乂兒爲有元之祖虞集高昌王碑其家本畏吾人有天光降於樹樹生瘿越九月瘿忽裂得五嬰兒收養之其最小者曰卜古可罕既壯遂君其地據此則吞卵履迹亦或事之所有也

奚斯所作

魯頌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造此廟也而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奚斯頌僖歌其路寢曹植承露盤銘序亦云奚斯頌魯則竟以此頌爲奚斯所作矣說見顏師古匡謬正俗及袁文甕牖閑評按揚雄法言曰正考父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父矣太尉楊震碑云敢慕奚斯之追述樹碑石于墳道則以奚斯爲作頌又不止王延壽曹植也

春秋

春秋魯史記名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此孔子未修以前春秋也然不獨魯史以此爲名也國語楚莊

王問教太子之法於申叔時對曰教之以春秋而爲之聳善抑惡焉晉羊舌肸習春秋悼公使之教太子又管子法法篇曰春秋之記有弑君弑父者權數篇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春秋所以記成敗也非王管子羊舌肸皆在孔子前則所謂春秋必非孔子所修魯史可知是齊晉楚皆有春秋也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韓非子備內篇有桃左春秋雖不知何國書要亦一春秋也韋昭註國語謂以天時紀人事故曰春秋杜元凱註管子謂春秋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則周時列國之史皆名春秋也墨子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又按呂覽求人篇觀於春秋自魯隱公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

其術一也莊子齊物論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又云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此則孔子所修之春秋可見戰國時已大行於世矣自後虞卿有春秋呂不韋有呂氏春秋陸賈有楚漢春秋趙長君有吳越春秋袁曄有獻帝春秋司馬彪有九州春秋習鑿齒有漢晉春秋王範有交廣春秋杜崧有任子春秋孫盛有魏氏春秋晉陽秋臧嚴有棲鳳春秋李公緒有戰國春秋王韶之有晉安帝春秋劉允濟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爲魯後春秋崔鴻有十六國春秋蕭方等有三十國春秋韋述撰唐春秋梁周翰且皆有漢春秋尹洙有五代春秋

史佚臣有十國春秋則又皆彷春秋之名而爲之者也

春秋底本

孔子修春秋魯史舊文不可見故無從參校聖人筆削之處今以汲冢紀年書考之其書魯隱公及邾莊公盟姑蔑即春秋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也書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即春秋虞師晉師滅夏陽也據此可見當時國史其文法大概本與春秋相似孔子特酌易數字以寓褒貶耳杜預所謂推此可以知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而孔子刪訂春秋之處亦即此可見又魯莊公七年星隕如雨公羊傳謂原本乃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孔子修春秋改曰星隕如雨是亦可見聖人改削之蹟

春秋書法可疑

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以其筆削至嚴也筆削之嚴應莫過于篡弒之事然春秋書法實有不可解者趙盾之不討賊許止之不嘗藥而皆書弒君固以責有攸歸也楚王麋之死據左傳公子圍入問疾縊而殺之則圍實弒麋也而經但書楚子麋卒說經者曰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弒夫弒君而嗣位之人諱言以弒赴告列國者以疾赴遂不書弒是轉開一規避法也及楚靈王之被弒也左傳謂王田于乾谿聞公子比自晉歸作亂遂自縊則與被弒者終有間而經則書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弒其君虔於乾谿一則手弒者反脫其弒君之罪一則

目譏者轉坐其臣以弒君之名又如齊孺子荼之死據左傳乃悼公使朱毛弒之陳乞不過先廢荼而立悼公耳其時悼公既立則不得專坐陳乞罪也而經書曰齊陳乞弒其君荼豈經之所書者眞而左傳所述者不可信耶抑經但據舊策以書而必待作傳者之詳其事耶使無作傳者之詳其事則首惡者不幾漏網而從坐者不且覆盆耶事隔千載無從訂正以經爲據當是作傳者誤耳

春不書王

春秋每歲必書春王正月如正月無事可紀則書春王二月或春王三月所以尊王也乃隱公九年十一年不

書王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而三年至十七年皆不書王杜預云天王不頒曆故不書王此恐非也春秋以尊王為第一義若不頒曆即不書王則是年竟不屬之王乎況不頒曆宜莫如王子頹王子帶王子朝之亂朝廷播越豈暇修舉故事乃是時却書王而隱桓時反不書豈流離之日尚能頒朔而太平無事轉鈌此典乎程子則謂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宋督弑君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此亦恐非也若謂因桓之無王而不書王則當其弑立之初已目無王何以反書王于元年至第三年而始著其無王也若謂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

罪則凡書王之年皆因國君有罪而書乎宋督弑君何與魯事而欲以魯史之書王正朱臣之罪有是理乎何休則謂十年書王者數之終十八年書王者桓公之終也據此則書王之例窮於人君即位之年遇十之年盡卒之年書之而其餘俱可不必書王矣何以十二公內除此數年外又多一一書王也此說不可通者也

抑知春秋時周正已不徧行列國有用周正者有用殷正者有用夏正者說見後魯雖秉周禮然觀其置閏失閏之參錯則其不遵周正可知或雖不盡遵周正而史官秉筆有衘知以周月記事者則孔子書王正月以別之謂此正月乃王之正月見其猶尊王也而史官更易不一

其人有時或竟以魯國自用之歲月以紀事而不合乎周正則孔子即仍其所書之春正月而不復書王謂此正月乃魯國自行之正月而非王之正月見其無王也然則書王不書王本據舊史之周月魯月爲定舊史所紀用周正則書王舊史所紀非周正則不書王明乎此則諸家紛紛之說俱可不必矣

春秋時列國多用夏正左傳隱公三年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係周正則麥禾俱未熟取之何用是鄭用夏正也隱六年宋人取長葛經書冬而傳書秋蓋宋本用殷正建酉之月周之冬即宋之秋是宋用殷正也桓七年穀伯綏來朝

郯侯合離來朝經書夏而傳書春是二國不用周正也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十一月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一月傳書九月又如左傳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二十四年正月秦伯納重耳于晉而國語則云十月晉惠公卒十二月秦穆公納公子會之月與晉不同是晉不用周正也文十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經書九月傳作七月是齊不用周正又管子立政篇正月令農始作輕重篇令民九月種麥則齊用夏正也史記秦本紀宣公初志閏月則宣公以前并有

不置閏者其不用周正可知也至戰國時更無有不用夏正者呂不韋春秋是全用夏正杜預記汲冢紀年書係魏哀王時人所作以夏正爲首是魏亦用夏正也不寧惟是稱號秉禮之國然論語莫春者春服既成若周正則莫春尚是夏正之正月安得有換春衣浴且風之事是曾點所云莫春卽夏正之三月夏正之三月在周應作仲夏而曰莫春則曾亦从用夏正可知也又左傳文元年閏三月非禮也三代閏月皆歸於歲終所謂歸餘于終也襄二十七年再失閏哀十二年又失閏季孫問仲尼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注尚是九月歷官失一閏也十三年十二月又螽杜注季孫雖聞仲

尼言而不能正歷失閏至此年故十二月又食則魯不惟不用周正并夏正亦失之矣劉原父謂左氏月日多與經不同蓋左氏雜取當時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參差不一故與經多岐可見是時列國各自用歷不遵周正固已久矣凡古制非現行者閱數十年未有不廢絕若周改正朔之後列國皆遵周正則千年以前之夏正何以尚在人間而行之自若乎蓋周初雖改歲首而農事仍以夏正並行微子之命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是聽其自用先世之制杞用夏正宋用殷正可知也尚書大傳亦云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已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鄭康成註云使二

王之後自行其正朔也是二王之後不用周正固不待言即周制亦自有兼用夏正者逸周書周月解篇有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正焉今按七月流火之詩周公所作而授衣條桑烹葵剝棗鑿冰獻韭一一皆以夏正紀節物然此猶曰追敘祖宗時事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非周中葉之詩乎維暮之春下文即接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豈非夏正之三月其下月即麥熟時乎周禮仲春會合男女之無夫家者若周之仲春爲今之十二月風雪沍寒豈能會合於野奔者不禁乎則亦豈非夏正之仲春乎是知周改朔之初本已兼用夏正

民間習用既久及東周以後去開國之時愈遠王朝又不頒朔列國遂并忘周正而各自用夏正固非一日矣由此以推孔子脩春秋必書春王正月實以是時列侯多不用周正故特著之言此乃王之正月也若各國咸稟周正則但書春正月即是王之春正月矣何必更表之以王（說見春不書王條下）告顏子以行夏時亦以夏時本所當遵當時已多私用與其另建一朔而不能使天下畫一不如仍用夏正俾上下通行也（按夏小正書實月令所本其曰夏小正者蓋周改朔之後此書仍聽其行之民間以便民事而實非本朝之制故謂之夏小正以別於周正耳）

春王不書正月

唐劉蕡對策謂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書正月者以先

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此亦唐人臆說春王無正月此不過脫簡耳如春秋每遇四季之首雖無事亦必書其首月隱六年秋無事書秋七月桓九年夏無事書夏四月之類不可勝紀杜預所謂雖無事必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也而桓四年秋冬無事乃不書秋七月冬十月七年九年及莊七年之秋冬亦然其爲脫簡無疑也則春王之下無正月其爲脫簡又何疑乎或謂脫簡必脫一行如秋七月冬十月之類至春王下缺正月二字豈有一簡中脫落半段之理不知簡策亦有傳寫脫誤者如左傳莊六年經文冬齊人來歸衛俘而公穀經文皆言衛寶則有誤在一字者

矣僖十年經文冬十二月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夫人姜氏也而無姜字杜註云脫誤也則亦有脫在中一字者矣一季之內雖無事必書首月而莊二十二年夏無事乃不書夏四月而書夏五月非傳寫之誤乎推此則莊十年之夏五亦豈非脫字乎而必爲之說曰孔子有意仍之以傳疑也夏五之爲夏五月了然可知聖人即添一月字豈遂爲僭妄乃必不敢增以存傳疑之義則又何以筆則筆削則削乎可見春秋一書孔子既修之後仍有脫簡誤字不一而足而必於其脫誤處曲爲之說毋怪乎益入於穿鑿也則春王下之無正月其爲脫誤無疑非別有義也

春秋紀年

春秋時列國雖曰奉周正朔然紀年皆以本國之君即位之年爲紀如春秋以隱公元年起雖孔子亦不改也至其稱于列國則彼此紀年不同似應以周王之年爲紀矣然鄭子家對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來朝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是皆據本國之紀年以語他國否則舉是年一大事以標之如魯襄公朝晉侯晉侯問其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是也絳縣老人自敘其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皆

不以周王之年爲紀也即左傳敘舊事亦然如追敘晉封成師之事則曰惠公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孝侯追敘衛襄公立子元之事則曰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追敘鄭伯有爲厲事一則曰鑄刑書之歲再則曰齊平燕之歲追敘齊烏餘以廩邱奔晉事則曰齊人城郟之歲追敘鄭伯朝晉之歲則曰溴梁之明年而於周王紀年略不及焉堂堂共主正朔咸遵而紀年莫之或用蓋當日本無稟奉一王紀年之制非盡各國僭妄也漢時諸侯王尚得自稱元年如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爲孝景三年楚王延壽三十二年爲地節元年之類又列侯於其本國亦得自稱元年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爲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六年爲靖侯窋元年之類是列國各自紀元漢初猶然

矢魚于棠

矢魚于棠諸家皆以爲陳魚而觀之宋人螢雪雜說獨引周禮矢其魚鱉而食之之義以爲矢者射也按秦始皇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漢武亦有巡海射蛟之事以矢取魚本是古法援以說經最爲典切

左傳所本

左傳所本採擇甚多蓋古者史官有簡策簡牘二種杜預序所謂周禮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其本國之事凡政之大者及君所命則書於策非此則但別爲記載如公子豫及邾人鄭人盟於翼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

亦非公命也之類杜預所謂史不書於策故夫子不書於經是也然夫子雖不書於經而記載自在故左氏得據以推聖人不書之本意至他國之事凡來赴告者則書於策不告則不書如隱十一年鄭伯大敗宋師左傳謂誠不告敗勝不告克皆不書于策是也然雖不書于策而列國自有記載魯國亦有得之傳聞而別記之者故左氏得以補聖人之所未修而詳其始末杜預所謂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是也故有經所本無而特見於傳者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皆別有所本也亦有經所特書而反無傳者非必其事之無關係也如郭公之類非傳不明而左氏無之則因簡牘缺落無所考據故

不能憑空撰述耳不然則經所無者尚一一補之經所有者反略而遺之邪又莊二十六年經文春公伐戎夏曹殺其大夫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而是年之傳春晉士蔿為大司空夏士蔿城絳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一年之內經自經而傳自傳若各不相涉者蓋亦因經所書之事別無簡策可考以知其詳故別摭他事以補此一年傳文也

左傳敘事氏名錯雜

左傳敘事每一篇中或用名或用字或用謚號蓋當時文法如此然錯見疊出幾使人茫然不能識別如子越椒之亂一鬬般也忽曰鬬般忽曰子揚一蔿賈也忽曰

爲賈忽曰伯嬴泌之戰一荀林父也忽曰荀林父忽曰桓子一士會也忽曰士會忽曰隨武子忽曰隨季忽曰士季他篇又稱范武子一先縠也忽曰先縠忽曰彘子他篇又稱原縠一荀首也忽曰荀首忽曰知莊子忽曰知季一韓厥也忽曰韓厥忽曰韓獻子一欒書也忽曰欒書忽曰欒武子一趙朔也忽曰趙朔忽曰趙莊子一郤克也忽曰郤克忽曰郤獻子是篇人數既多頭緒更雜即姓名一線尙難了了況復錯綜其詞如此使無後人註釋不幾於終日囘惑而不得其要領耶他篇類此者不一而足又如齊慶封之亂使析歸父召晏平仲平仲請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此子家乃析歸父

也下又敘慶嗣閭禍將作謂子家速歸此子家乃慶封之子也略無別白令讀者何處分析耶此究是古人拙處史遷以後則無此矣劉知幾亦謂左氏綴事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也而黃常明謂左傳敘事有一人而稱目至數次異者族氏名字爵邑號謚皆密布其中以寓襃貶則又深求之而轉非古人意矣氏名號謚錯見自是另一種文法有何襃貶即如泌之戰晉諸大夫忽名忽謚號一日之間襃貶頓異有是理耶

左氏傳原委

秦火之後漢初惟左氏傳最先出然亦惟左氏始終不得立學官而其傳世也乃愈抑而愈彰黃勛謂左氏從

河間獻王所得而顏師古則引許氏說文解字序云北平侯張蒼獻左氏春秋傳張蒼應秦至漢文帝時爲丞相是左氏之出比諸經爲最早也然武帝立諸經博士獨遺之哀帝建平中劉歆欲立左氏遷移太常致諸儒忿爭帝重違衆意乃出歆爲河內太守遂不得立光武時韓歆上疏欲立左氏博士范升等駁之帝卒立左氏學以李封爲博士未幾封卒左氏復廢肅宗亦好左氏傳乃令賈逵自選諸生才高者習之皆拜爲王國郎章帝亦詔選高才生習之然不久亦仍廢是兩漢時左氏傳終未嘗立學官也然自賈誼爲左氏訓詁以授貫公其後賈逵作訓服虔作解謝該作釋及乎杜預作集解

後六朝遂入於經雖東漢以來攻之者不一如范升奏
左氏之失凡十四事并奏史遷引用左氏違戾五經者
三十一事李育亦謂左氏不得聖人深意作難左氏義
四十一事何休又作左氏膏肓而賈逵則摘出左氏長
於公穀者三十事服虔亦以左氏駁何休所駁之六十
條鄭康成又有針膏肓之作陳書王元規傳自梁以來
諸儒爲左氏學者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
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所疑滯唐書啖助傳助愛公
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謂其書出於孔氏門人且論
語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邱明
恥之邱亦恥之則邱明者蓋如史佚遲任之徒而非孔

子門人也是六朝及唐尚有斥左傳駁杜註者然好之者愈甚蓋匪特敘事之書易傳而其文之工實自有千古也又漢時古文尚書及毛詩亦皆不立學官乃二書與左傳反盛傳至今而當時所立學官者今皆不傳豈顯晦有時而晚出者傳愈久耶

鷸冠

左傳僖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而殺之陳宋之間杜預註聚鷸羽以為冠非法之服也顏師古則以為鷸水鳥天將雨則鳴古人以其知天時乃象其形為冠使掌天文者冠之故逸禮曰知天文者冠鷸蓋子臧是子華之弟以兄

見殺而出奔常有復讐之志故與知天文者遊聚有所計議是以鄭伯恐其返國作亂令人誘殺之若直以鷸羽飾冠何必惡而殺之也此論可謂發前人所未發然左傳本文有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是左氏已以鷸冠爲子臧之冠而非謂知天文之御士矣豈誤自左氏歟師古又以爲君子曰數語係後人妄加非左氏原文則欲伸已意而并強抹煞古人矣

曹劌即曹沫

魯莊公與齊桓公盟於柯左傳但言始通好而不言劫盟呂氏春秋貴信篇齊桓公伐魯魯請盟桓公許之曹劌先說莊公以劫盟之事盟之日莊公與曹劌皆懷劍

至壇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劒以自承請戮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劌按劒當兩陛管仲等不得進莊公曰封於汶則可管仲勸桓公許之是刼盟者曹劌也史記則謂二公立壇上曹沬執匕首刼桓公公問所欲沬欲齊返魯侵地桓公許之沬乃下就臣位則刼盟者又爲曹沬按左傳長勺之戰有曹劌而沬之名不見則刼盟爲曹劌無疑以劌爲沬司馬貞索隱云沬音劌聲相近而字異耳林註春秋柯之盟亦言曹劌刼盟則劌即沬也

淮南子氾論篇昔曹子爲魯將三戰不勝亡地千里及柯之盟三戰所亡一朝而得之勇聞于天下

屠蒯即杜蕢

檀弓智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杜蕢進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自飲之公問之曰子卯不樂智悼子喪在堂曠爲太師調爲褻臣而俱不以告蕢爲宰夫而越職言此是以皆飲之左傳晉荀盈卒於戲陽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入酌以飲樂工曰汝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女弗聞是不聰也又酌嬖叔曰汝爲君目將司明也而汝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檀弓左傳所記本一事也然檀弓有師曠李調姓名而左傳無之檀弓曰杜蕢左傳曰屠蒯聲固相近而各記所記則非姓名亦遂不同於此可見古事之入於

記載者訛謬蓋十之六七矣王觀國學林云檀弓作杜蕢左傳作屠蒯蓋本是杜蕢而左傳訛其字耳袁文甕牖閒評則云屠者屠宰也蒯爲庖人職主屠宰故曰屠蒯如巫咸之巫師曠之師也則左傳所云屠蒯乃其本字而檀弓訛以爲杜蕢耳

杜預註左傳

杜預註左傳蓋合衆家之長不特地名人名考據精核書法諸系援引確切卽如時日之細亦以長厤追算不遺隱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註云傳言正月會癸丑盟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經云二月誤也又成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

註十一月無壬申日誤也襄二年六月庚辰鄭伯睔卒註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襄九年十二月癸亥晉人以諸侯之師伐鄭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註云以長歷考之此年不得有閏月疑閏月二字當作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字合遂訛爲閏月也乃晉攻三門門各五日也自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明日乃戊寅也昭元年十一月己酉楚公子圍弒其君註以長歷推己酉當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月誤也古人著書細心如此今人讀書於年月時日未有不一目過之矣

山 國語非左邱明所撰

國語二十一卷漢書藝文志不載撰人姓氏其時說經者皆訓之春秋外傳惟司馬遷有云左邱失明厥有國語班固作遷贊因曰孔子作春秋左邱明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韋昭亦以爲左邱明采穆王以來下訖魯悼其文不主於經號曰外傳顏師古本此衆說故註藝文志直以國語爲左邱明撰宋庠因之亦謂出自邱明今以其書考之乃是左氏採以作傳之底本耳古者列國皆有史官記載時事左氏作春秋傳時必博取各國之史以備考核其於春秋事相涉者既採以作傳矣其不相涉及雖相涉而采取不盡且本書自成片段者則不忍竟棄因删節而並存之故其書與左傳多有不盡

一者如襄王伐鄭一事左傳以常棣詩爲召穆公所作
而國語則以爲周文公所作晉文公返國一事左傳記
是年九月晉惠公卒明年正月秦伯納公子重耳而國
語則十月晉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鄢陵之戰左
傳苗賁皇在晉侯之側曰楚之良在中軍王族而已而
晉語作苗棼皇楚語則云雍子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
在中軍王族而已如果左氏一手所撰何不改從畫一
而彼此各異若此乎可知國語本列國史書原文左氏
特料簡而存之非手撰也魏晉之人以其多與左傳相
通遂以爲左氏所作耳又如長勺之戰魯語曹劌與莊
公論戰數百言左傳但以小惠未徧小信未孚數句括

之鄢陵之役范文子不欲戰晉語述其詞累幅不盡至分作三四章左傳但以外寧必有內憂盡釋楚以爲外懼數語括之正可見左氏以此爲底本而別出鑪錘筆奪天巧豈其示巧於此而復作外傳以示拙也竊嘗論之左氏之採國語仙人之脫胎換骨也史記於秦漢以後自出機杼橫絕千古而秦漢以前採取國語左傳則天吳紫鳳顛倒裋褐也漢書之整齊史記則屑嬰以就衡軏也觀於諸書因襲轉換之間可以悟作文之旨矣王充論衡云左氏傳經詞語尚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詞以實之啖助謂國語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便傳著邱明也是亦不以國語爲邱明作

韋昭註國語

韋昭註國語合賈逵虞翻唐固諸本參考是正最號詳

核然亦有舛謬者晉文公請隧賈逵云王之葬禮闕地通路曰隧昭則以爲天子之六鄉六隧地也按襄王之詞曰若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又曰叔父若能更姓改物以取備物又曰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乎又晉語文公請隧弗許曰王章也大物備物大章王章皆謂禮之大者非郊遂地可知况是時王正勞之以地豈又辭所賜之地而別請所不賜之地乎稱武公以其子括與戲見宣王王立戲韋昭註括武公之長子伯御戲括弟懿公也按史記魯世家懿公九年兄括之子伯御弑公而自立則伯御乃括之子也漢書古今人表亦同而昭以伯御爲括亦誤左傳自幕至於瞽瞍則幕在瞽瞍

之先昭註國語虞幕能聽協風乃云幕舜後虞思也則以舜之遠祖爲舜之遠孫矣又東漢明帝諱莊故凡前史所有莊字悉改爲嚴昭三國吳人尙復何所忌諱而不爲改正仍以稱莊公爲嚴公曲沃莊伯爲嚴伯亦不免疎於檢點顧寧人乃以爲作史者意存忠厚不遂改前代之諱此亦曲爲之說矣

陔餘叢考卷三

陽湖 趙翼 耘菘

周禮冬官補亡之誤

周禮缺冬官一篇劉歆以考工記補之漢唐以來皆無異說至宋淳熙間臨川余廷椿始創論以爲冬官之屬初未嘗缺其官皆雜出于五官之中乃作復古司空一篇朱子亟稱之永嘉王次點遂引伸其說作周官補遺亦爲眞西山所賞元人吳草廬邱吉甫又因之各有撰述然其間亦各有不同者今王氏周官補遺已不傳草廬所編則據尚書司空掌邦土謂冬官不應雜在地官司徒掌邦教之內遂取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後其

他亦未嘗分割惟余氏邱氏則盜加割裂余氏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內四十九官改入冬官邱氏則以爲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九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若以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六十之數論之天官羨三地官羨十九春官羨十夏官羨九秋官羨六是五官內共羨四十七官而所著周禮補亡一書又於五官內稍有裁核定爲天官六十地官五十七春官六十夏官六十秋官五十七而以大司空小司空內五十四官改入冬官與余氏大同小異雖各以意割截舊文然亦可見先儒之究心也王鏊震澤長語云俞廷椿王次點以五官中凡掌邦居民之事者分屬之司空則五官各得

其分而冬官亦完且合三百六十之數周官粲然無缺誠千古之快也而余不敢從何哉曰亂經是鑿亦未敢以爲是也按南齊書有人掘楚王冢得靑簡書廣數分長二尺凡十餘簡王僧虔辨之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然則考工記原非雜於五官內劉歆以之補冬官亦非

儀禮

先儒謂儀禮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僅存者即如聘禮篇末執圭如重入門鞠躬私覿愉愉如等語與論語鄉黨篇相合晁氏謂定公九年孔子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無朝聘事則鄉黨所記未必皆孔子實事當是門

人習禮者本儀禮之傳文而記其語耳是可見儀禮爲孔子以前之書出於周公所作無疑也當時必有全書今所傳十七篇蓋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熊朋來謂既夕禮乃士喪禮之下篇有司徹乃少牢饋食之下篇則十七篇又實止十五篇耳敖繼公不得全書遂以爲周公此書專爲侯國而作而王朝之禮不與焉如冠昏相見鄉飲鄉射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九篇皆侯國之士禮少牢饋食上下二篇皆侯國之大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諸侯之禮惟覲禮一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然主于諸侯而言也喪服篇言諸侯及于公子大夫士之服最詳其間雖有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服然亦

皆主於諸侯與大夫而言也當時以此書頒于侯國令其各據此以行禮以教人是以國無異禮家不殊俗也其立論固未爲無見然此亦第就現在之十七篇而意其專爲侯國設耳按孔壁中所得古文禮經本有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之列學官而諸博士不肯遂不得立孔鄭所引逸禮如中霤禮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則儀禮十七篇外尙有三十九篇王朝之禮亦必備載如禘於太廟王居明堂之類不得謂皆侯國之禮也吳草廬因取大小戴記及鄭氏所引緝爲儀禮逸經八篇謂小戴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

體如一國爲儀禮佚文大戴中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要是作記者刪取正經之節要而存之其中霤以下三篇已不復傳而名猶見於註家故亦編爲篇目而以註家所引片言隻字附之此亦見輯禮者之苦心矣

五父衢

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問於鄹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孔子生而神聖豈有母在時不問知父墓者况檀弓又云合葬於防之後孔子先反門人後至則葬母時已有門人襄事孔子必非年少可知豈有數十歲之人尚不知父墓故何晏夏侯元蔣濟王

肅皆疑無此事而近世高郵孫氏又謂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當爲一句殯淺而葬深孔子父殯於五父衢孔子欲啓柩與母合葬而不知父墓之爲淺葬深葬故審問不敢輕啓問於鄹母始知殯而非葬於是啓其殯與母合葬於防先儒誤讀不知其墓爲句遂生支說云云此論可謂辨矣然究亦曲爲之說柩在帷堂曰殯入土則曰葬從未有入土尙稱殯者何得以殯爲淺葬耶即曰淺葬矣此何等大事孔子當母在時豈有不問明直待母卒而問他人乎總由於記禮之家得諸傳聞不暇審訂率筆之於書故有此等謬誤觀莊子及說苑新序孔子家語孔叢子等書所傳孔子軼事甚多若

一一信以爲真則聖人反淺檀弓所記亦猶是也而必從而爲之詞毋怪乎愈解而愈支離矣

伯魚之母死

伯魚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歟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疏以爲出母此最舛也禮父在爲母服期是期本服母終喪之候而伯魚猶哭故夫子甚之也出妻之子爲母期若爲父後者則於出母無服是并無期之喪矣伯魚固爲父後者也不服於期之內而反哭於期之外乎即此可見孔氏出妻之說之妄也

晉文公辭國當以檀弓爲據

公子重耳辭國一事檀弓謂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

申重耳謚以得國舅犯使公子辭之國語則謂里克殺奚齊卓子使人告重耳欲立之舅犯使公子辭秦穆公又使人諷重耳得國舅犯亦使公子辭蓋本一事而國語誤作里克及秦穆兩事也以理推之當以檀弓所記爲是重耳之亡舅犯輩之從亡皆非無意於得國者觀其後納懷嬴而不顧殺懷公而不恤則其以入國爲急可知若里克既殺二君而召之當是時亂不自我起且兄弟之次居長義本當立夫亦何所嫌避而御之以爲名高蓋其辭也在獻公方卒之後二君未被殺之前國已有君釁尙未作而遽欲仗外援以求入倘一發不中則身名俱敗此智者所不爲也檀弓以其事係於獻公

卒之後而不言二君已被殺自是實錄而國語所記在二君被殺後者誤也史記晉世家但採國語之文亦無識

月令

沈作喆謂禮記中月令尤駁雜古者於禘則發爵賜服於嘗出田邑而月令孟秋乃曰毋封諸侯毋以割地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月也而月令孟冬釁龜策益秦之正月也三代之官有司馬無太尉而月令孟夏命太尉贊傑俊殆呂不韋賓客所爲耶按沈氏之說似尚泥於蔡邕王肅及張華博物志以月令爲周公所作故信爲周制而又有秦制在內遂疑呂氏所爲不知此篇

本呂氏原本而禮家採入禮記中者今呂氏春秋現在可覆按也隋書牛宏傳蔡邕王肅因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篇即是此篇故以爲周公所作而鄭康成已謂是不甚著春秋紀之首章禮家抄合爲記劉勰亦謂月令一篇取乎呂氏之紀束晳又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以爲不韋令諸儒尋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牛宏則謂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商周之法是康成以來諸儒固不以此爲周公作何以沈氏猶據爲周書而致疑耶

賓雀

月令鴻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今讀者皆以賓字屬鴈

謂鴈自北而南如作客也許慎註淮南子則以賓字屬雀云賓雀老雀也棲宿人家堂宇之間如賓客然則宜以鴻鴈來爲句而賓字連下句讀

太牢少牢

禮記太牢註牛羊豕也是羊豕亦在太牢內矣國語鄉舉少牢註少牢羊豕也則羊與豕俱稱少牢矣其不兼用二牲而專用一羊或一豕者則曰特羊特豕可知太牢不專言牛少牢不專言羊也後世乃以牛爲太牢羊爲少牢不知始于何時江鄰幾雜志云掌禹錫判太常供祫享太牢祗判特牛無羊豕問禮官云向例如此是宋時固專以牛爲太牢矣唐人牛羊日歷小說稱牛僧

羺爲太牢楊虞卿爲少牢則唐已以牛屬太牢羊屬少牢矣按國語屈到嗜芰篇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韋昭註云牛享太牢也羊饋少牢也則專以牛爲太牢羊爲少牢其誤葢自韋昭始也

醴泉卽膏露

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醴泉從地中出也白虎通亦云甘露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醴泉者美泉味若醴酒可以養老是亦以甘露醴泉爲二物也王充非之曰爾雅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則醴泉乃卽甘露也使以爲地中所出之泉則爾雅釋水篇如檻泉正出沃泉懸出之類釋水甚多何以不載之而反入之四時章

乎然則甘露醴泉本一物而記禮者謬爲分析耳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後世引爲終養之誤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家不從政解者謂令其子孫得以家居侍養此後世終養之例之所始而不知非也家有老親正資祿養豈有轉禁其人仕之理且九十者一家之中俱不從政倘在貧家將何以奉晨昏具甘旨是教之孝而轉無以全其孝也北史辛雄有祿養論謂禮記所云不從政者鄭注云復除之蓋專指庶人而言力役之征概從停免非公卿士大夫之謂也仲尼論五孝自天子至於庶人無致仕之文今宜聽祿養不約其年魏孝明帝納之辛雄此論可謂發前人所未發拔

管子入國篇凡國都皆有掌老七十以上一子無征八十以上二子無征九十以上盡家無征又漢武詔云九十以上復其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註復者免其徭役又賈山至言陛下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師古曰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也二算不事免其二口之賦也則漢時猶未有仕宦者親老歸養之例但庶民之家有老親則免其徭役口算耳然則誤以不從政為不服官而定之親老去官之例起於何時耶按晉書庾純以父老不解官被劾又齊王攸議曰禮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純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今令年

九十乃聽悉歸統父年未九十不爲犯令然則親老歸養之制蓋即晉時所定也北史魏宣武帝詔諸有父母八十以上者皆聽居官祿養留親就祿至特煩詔書可見親老歸養久著爲成例至宣武始變通耳又南史張岱傳岱母實年八十而籍註未滿岱便去官則是時仕宦者父母之年亦須注籍也

鄭康成註禘祭之誤

周頌雝之序曰禘祭太祖也康成因註曰禘大祭也太祖謂文王也禘大於四時祭而小於祫也商頌長發之序曰大禘也康成因曰大禘祭天也蓋因詩序禘字加大故又以爲祭天也於是註小戴記祭法則竟以禘爲

祀昊天於圜丘而於春秋傳則又以禘爲郊祀靈威仰而以后稷配隨處異議迄無定說宜黎幹等之紛紛駁詰也

三年喪王鄭二說不同

三年喪鄭康成與王肅之說各不同按禮記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曰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春秋閔公二年公羊傳曰三年之喪實二十五月此古來三年喪二十五月之明文也故王肅註儀禮士虞禮朞而小祥十三月也又期而大祥二十五月也中月而禫是月吉祭以爲再期大祥二十五月也中月

而禫卽此月之中也是月吉祭則此月已卽吉也而鄭康成則謂中者間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中凡二十七月也晉人喪服俱用肅說以二十五月爲斷至宋武帝始詔改依鄭康成二十七月而後除按是時王淮之奏曰康成註禮三年喪二十七月而去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然搢紳多從康成云武帝改制本此奏也按隋書禮儀志謂梁天嘉元年沈洙議至親期斷加重故再期固以二十五月所以宋元嘉制以二十五月爲限是宋武雖改從二十七月至元嘉中又改二十五月也魏書梁使朱異至魏魏李業興與論王鄭禮註五異之處異謂梁制多從王義然間用鄭義業興曰鄭處用王義除禫應二十五月何以王儉禫用二十七月云云則宋元嘉改從王肅之後至王儉又建議改從鄭義二十七月也唐時又有王元感者著論以三年喪宜三十六月張柬之駁之曰三年喪二十五月不刊之典按春秋晉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杜預注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故稱禮也公羊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也喪娶在三年之外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注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滿二十五月故譏也何休以公薨在十二月至此冬十一月纔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故曰未三年而圖婚也合二注以觀雖公薨之月不同然所爭惟爭一月不爭一歲此春秋三年喪二十五月之證也尚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二月大祥故太甲中篇云惟元祀十有

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是十二月大祥詑十
二月卽服吉也此尚書三年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
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
服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哉又喪服
四制云變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終又間傳云
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
肉又喪服小記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此
禮記三年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儀禮云期而小祥又
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
禮三年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惟鄭康成註中月而禫
以中月爲間一月故自死至禫凡二十七月然踰月入

禫禫既復常則二十五月爲究喪矣此東之主王肅之說更爲援引曲暢朱子語類亦云喪禮只二十五月是月禫從月樂二十五月祥後便禫看來當如王肅之說愚按期之喪十三月而祥間一月爲十五月而禫三年之服爲再期二十五月而祥亦宜間一月而禫則自當以二十七月爲是宋英宗治平二年禮院奏曰喪服王肅主二十五月鄭康成主二十七月通典用鄭說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二十九月始吉蓋失之也天聖中更定五服年月勅以二十七月爲斷望仍遵用從之此又近世定二十七月之由來也

鄭康成註慈母之說

康成註慈母無服謂庶母慈已者此說甚混按慈母有三其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為母子服以三年此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但嫡妻之子無以妾為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此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而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稱內則所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次為保母明言擇人為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師保無服則此慈母亦無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康成乃不

辨三者混註惑已毋怪處處窒礙矣說見南史司馬筠傳

命婦世婦

禮記喪大記內子未命鄭注云內子卿之妻也又曰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疏云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也此說甚謬夫大夫內子與士妻對言則內子之爲大夫妻可知也既曰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則命婦之尊于內子可知也乃以尊者特拜卑者有是理乎宋人謂卿大夫妻未命曰內子已命曰命婦此說最爲得實蓋卿大夫妻俱稱內子左傳趙衰之妻請以迎前妻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國語司馬子期欲以妾爲內子

註皆云內子卿之嫡妻此卿妻之稱內子也禮記大夫內子此大夫妻之稱內子也及其既受君命則謂之命婦故內子與命婦品級雖同而特為命婦拜者尊君命也喪大記又有所謂世婦者注疏皆以國君之世婦次于女君者當之然歷觀記中文義皆係大夫之妻如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士之妻皆死于寢又曰復者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元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又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皆以大夫世婦兩兩對舉則世婦亦即大夫妻明矣而鄭氏必以為不然其於大夫世婦杖及世婦以襢衣固確指為君之世婦矣於大夫世婦

卒於適寢不可強通則又爲之說曰變命婦言世婦明尊卑同也夫授大夫世婦杖指爲君之世婦猶或可通若世婦以襢衣指爲君之世婦則大夫妻之復服又是何服豈容竟不經見且國君正寢曰路寢路大也大夫正寢曰適寢適主也其實皆正寢也國君既有路寢爲正寢矣豈又有所謂適寢乎將適寢非正寢乎然則所謂世婦卒於適寢者非即大夫妻乎鄭氏不過以國君夫人之下有世婦遂疑其非大夫妻不知古之名稱下不可僭上而上可兼下即如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夫人則公侯之妻之名也妻則士之妻之名也世婦正與大夫品秩相配安見非大夫

妻之名乎若謂國君有世婦大夫妻不當以爲名則天子有夫人諸侯何以亦有夫人乎天子有世婦諸侯何以亦有世婦乎竊意未命曰內子已命曰命婦此卿大夫妻之專稱也而世婦則國君世婦與卿大夫命婦之通稱也大夫命婦與國君世婦品秩正相配故得而通稱也凡專言大夫已命之妻者則稱命婦如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是也言大夫命婦而兼言國君世婦者則通稱世婦如世婦以禮衣授大夫世婦杖之類是也如此則不惟記中文法甚順而義亦益周密矣